

佛藏輯要

續

文獻

27

巴蜀書社

第二十七册

佛藏輯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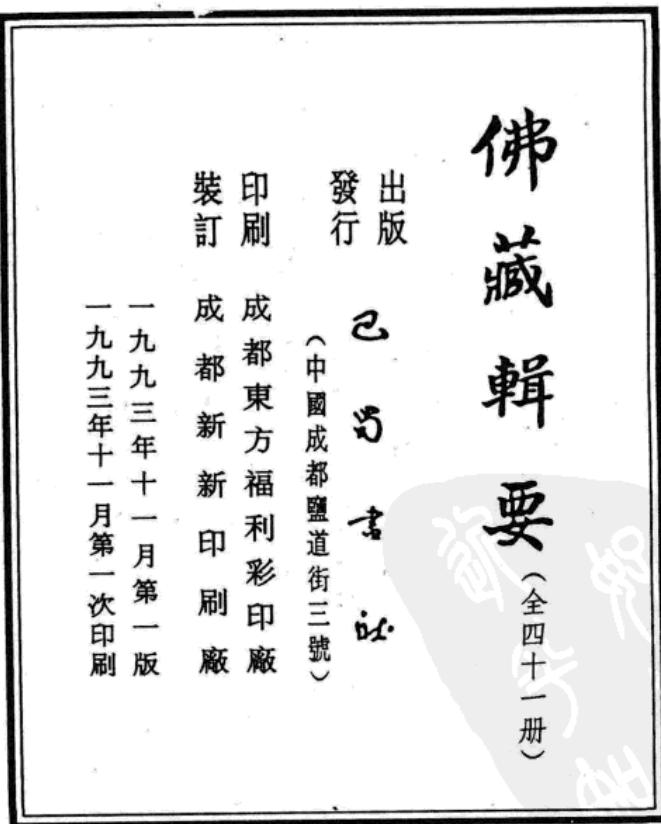
周紹良題



(川) 新登字〇〇八號

封面題字：趙樸初
扉頁題字：周紹良
責任編輯：陳大利
封面設計：梅定開
林建秦伏男
黃雲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7-80523-537-6/Z·54

目 錄

中國佛教史	一
佛學概論	九六
中國佛教史	一六五
佛教宗派詳注	三〇三
佛教各宗派源流	三四二
法性空慧學概論	三六七
西藏佛學原論	三八七
西藏民族政教史	四二二
歷代求法翻經錄	五一八

弁言

中國佛教通史之編述，以隋唐經學士費長房之歷代三寶紀為其嚆矢。三寶紀以記述自後漢至隋代之譯經為主，用經年體，輯錄自釋迦牟尼佛之降生至隋代佛教弘盛之史實，實錄而兼佛教傳年史者也。至宋代，陸象山石室沙門祖秀撰續興佛教編年通鑑，輯錄自東漢至唐宋五代佛教傳播之史實。又西明東湖沙門志儻，撰佛祖統記，以編述天台一家之史傳為主，又用經年體，別為法運通鑑志。錢鏗自釋迦牟尼佛之降生至南宋理宗端平年中佛教宣流之史實。次至元代高麗路大中詳符應寺念常撰佛祖歷代通鑑，又為釋迦理實相比丘覺岸（寶洲細集再治）撰釋氏稽古錄。並皆用經年體，輯錄印度及中國佛教傳持之史實。次至明代，歸安杏溪蓮慈比丘幻輪，撰釋經精古略續集，續前錄，迄於明末。其在晚近，以近代治學之方法，編述中國佛教通史者，有蔣竹莊先生之中國佛教史。

(一) 佛教佛學，二者不可分離。故本書於敍述佛教之史實外，兼略述佛教之教理（佛學）。

(二) 中國佛教之精華，在各宗派。故本書於敍述佛教之史實外，兼橫述各宗派之內容。

(三) 歷史通例，雖應意至近代愈詳，然佛教佛學實以隋唐為最盛。自宋以降，愈趨愈下。故本書之敍述，不得不詳於隋唐，而略於宋以後。

(四) 佛教之史實，有經考據而動搖者，如關於迦葉摩羅竺法蘭以及菩提達摩等之記載，皆是。本書於敍述此等史實時，附以考證。

(五) 本書於每條後，間註出其參考書，然以參考書過多，註不勝註，故僅註出其重要者。

(六) 本書忽促草成，錯誤掛漏所不免，尚望明達予以指教。俾將來再版時，有訂正之機會。

此書一稿二九三易，而未得人問津，幸遇良友，欲求一讀，故請於故人公私之處門——因緣士館，慨為之立要。

弁言

中國佛教史

頃商務印書館以編述中國佛教史相屬，當著筆之初，以為佛典如是其浩瀚，即以史料言之，正確中

之傳記部、纂集部、目錄部、懷藏中之史傳部，以及其他關於記傳之著述，無慮數十百種。更有卷帙浩繁之正編，為之後盾。材料可謂豐富已極，十萬言之中，中國佛教史固不難收拾也。然這著筆之援，則見此等史料也者，年代舛誤，事蹟混淆，敍述凌亂，文字晦澀，不一而足，蓋理固易，甚至一人一事一字一句，間復費三數日之時間搜尋，尚未能臻確滿志。而此等考校之工作，倘充量為之，又非短短之十萬言所能容納。以是一方面苦於舉肅絕續，一方面又感於捉襟見肘，顧以爲佛教關係於中國文化者至鉅，其尤顯著者，若哲學、若文學、若藝術乃至社會風習，自六朝以迄今，在直接間接受其影響者，實多。此近世學者所公認也。是則中國佛教史之編述，誠不容緩。然欲得較完善之中國佛教史，非有三數年以上之歲月，五十萬至百萬言之篇幅，不為功。此則不得不俟賢者，或俟諸來日矣。本書之編述，願借蔣竹莊先生之言以弁之，即讀者以篤厚賞識視之可也。

凡例

目次

第一章 中國佛教之肇始時代

第一節 東漢時代之佛教

一 漢明帝以前之佛教東來說

二 漢明帝遣使西域訪求佛道說

三 永平十年說 楚王英為浮屠齋戒祭祀說

四 浮屠經說 創向校書天祿開見有佛經說 月支王使伊存口授張衡使大夏聞有浮屠之教說 劉向校書天祿開見有佛經說 月支王使伊存口授高貴所兼容納。以是一方面苦於舉肅絕續，一方面又感於捉襟見肘，顧以爲佛教關係於中國文化者至鉅，其尤顯著者，若哲學、若文學、若藝術乃至社會風習，自六朝以迄今，在直接間接受其影響者，實多。此近世學者所公認也。是則中國佛教史之編述，誠不容緩。然欲得較完善之中國佛教史，非有三數年以上之歲月，五十萬至百萬言之篇幅，不為功。此則不得不俟賢者，或俟諸來日矣。本書之編述，願借蔣竹莊先生之言以弁之，即讀者以篤厚賞識視之可也。

三 漢末西城歸經師之相繼東來.....

一一

安世高——所傳譯之經典多屬小乘 支曇——大乘經典傳譯之嚆矢 漢宋三

國時所出經大車從大部經典中抽譯 竜佛朗 安玄 支曇 唐巨 康孟詳

漢宋佛教之流布

一五

第二節 三國時代之佛教
魏之佛教 晏摩迦羅 此土有戒律受戒之始 晏帝 康僧會、帛延之傳譯

吳之佛教 吳地始染大法 支曇——安世高 支曇以後之譯經大師 康僧會

吳地始有佛寺

註經之始 講經之始 朱士行 此土沙門西行求法之始

第三節 西晉時代之佛教
竺法護——鳩摩羅什以南之譯經大師 帛法祖 帛尸梨密多羅 宗教聖典譯

出之最初

竺法護——鳩摩羅什以南之譯經大師 帛法祖 帛尸梨密多羅 宗教聖典譯

出之最初

一 南朝與佛教

三四

宋之佛教 臘良耶舍 求耶跋陀 初說戒壇 僧伽跋摩 晏摩訥多 求耶跋

陀羅 沙汰沙門 制定沙門重啟君士

三四

齊之佛教 敦法獻支暢爲僧主
梁之佛教 武帝之舍道歸佛 實時 傅翕 梁三大法師 法雲 智嚴 僧長

關於菩提達摩之髮跡 其歸三藏流傳轉徙間之譯業 開揚論宗

陳之佛教 智恩 智顥——大成天台宗

三四

二 北朝與佛教
梁無諱 誓道武帝明元帝之崇信佛教 古武帝之毀滅佛教——第一武之厄

四九

文成帝之恢復佛教 偃大之佛教藝術——宏圖石窟 歷文帝孝文帝之興隆佛

三四

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間之般若思想
般若思想與老莊思想 格義 不真空論之三說 晏濟之六家七宗論 僧叡之

六一

第四節 晉益宗
關於禪數之學者 僧伽跋摩 鮑摩羅提 僧伽提婆 竜佛念與慧嵩 浮陀跋

摩 高僧傳續高僧傳所載之毘盧學者

第五節 漢地沙門之西行求法

七七

第二章 中國佛教之進展時代.....

一一

第一節 東晉時代之佛教
一 佛圖澄.....

一一

以道術感化石勒石虎
二 道安.....

一一

明本無義 三論法門之先驅 著淨土論
三 慧遠.....

一一

與禪法 結白連社 淨土法門流行之始 著法性論 著沙門不敬王者論
四 鳩摩羅什.....

一一

舊譯時代之泰斗 弘達龍樹提婆之教義 開三論宗 懿天白宗之編輯 開成

五 佛驮跋陀羅.....

一一

第六節 佛道二教之論爭

一一

第七節 佛道二教之論爭

一一

八一

五胡道士與迦葉摩騰角力之傳說 卢子理感 曹植之指道論 王浮之老子化
胡經 慧琳之黑白論 何水天之達性論 題獻之夷夏論 明僧紹之正二教論

謝猶之之折衷夏論 駱道之服夷夏論 僧皎之戒華論

第七節 菩提初期之譯解流通

此土弘通華嚴之證據 以華嚴爲圓教之初 華嚴學者 十地學者

八八

第八節 佛部之翻譯及弘通

十師傳 弗若多羅 普那流支 十師學者 四分律 佛陀耶舍 四分律宗之
起原 四分學者 僧祇傳 僧祇學者 五分律 佛陀什 大乘戒 菩薩學者

八七

第九節 三論四論初期之譯解流通

羅什門下講習三論之學者 僧肇 不真空論 三論宗之淵源 道生 僧叡
道融 普影 僧叡 名僧傳高僧傳所載之三論學者

九七

第十節 菩提初期之譯解流通

十師傳 弗若多羅 普那流支 十師學者 四分律 佛陀耶舍 四分律宗之
起原 四分學者 僧祇傳 僧祇學者 五分律 佛陀什 大乘戒 菩薩學者

八八

第十四節 地論宗

南導 北道 慧光 法上 慧遠 雜著 慧遠之學說——以阿梨耶識爲如來
真歸門下之攝論學者 北方攝論宗之開祖——攝遷 摄遷門下之受攝論者
攝論宗之學者 善九識義 立阿摩羅論爲第九論 第九阿摩羅論者真常淨觀
慧自性情淨心 南北二道學說之差異 梨耶依持說 真如依持說

一四八

第三章 中國佛教之光大時代

第一節 隋唐時代之佛教

隋 一隋 一六五
一隋 一六五

第十節 法華初期之譯解流通

正法華之學者 羅什門下之新法華學者 普影 道融 僧叡 智觀 道生

一〇一

第十一節 成實宗

高僧傳續高僧傳所載之法華學者 南地法華之流行——天台宗之基礎 正法
悔妙法華品法華之異同

一〇七

三、文帝煬帝之興隆佛教 智顥、吉藏——大成三論宗

二、唐

一六七

二、唐

二、唐

一六七

一九六

一 三論宗之學統 一九六
僧朗 僧詮 法朗 吉藏 古三論與新三論

(三)異義 慧苑之異義 澄觀宗密之新義 李通玄之別義

二 三論宗之教義 一九九
(一)教義 破邪顯正 真俗二諦 八不中道

(二)教判 第九節 天台宗 二〇五
第三節 天台宗 二〇五
一 天台宗之學統 二〇五
九圓相承 龍樹 慧文 慧思 智顥 湘菴 智威 慧威 玄朗 潞然

二 天台宗之教義 二一一
(一)教義

(二)教判 第六節 律宗 二五一
一 法相宗之學統 二五一
萬法唯識 五位百法 程子現行 阿賴耶緣起 四分 三類境 三性 三無性 唯識三性觀 五重唯識觀 五性各別 朝禪 清禪 唯識修道五位

二 法相宗之教義 二五七
(一)教義

三時教

二 法相宗之學統 二四七
彌勒 無著 世親 證法 戒賢 玄奘 防尚基光 法實 圓訓 那提 慧沼 智周 俱含唯識二系

二 法相宗之教義 二四七

(一)教義

第六節 律宗 二八五
智首 道宣 大慧 文綱 名格 周秀 藍華 鏡濟 道世 弘景 道岸 併宗三家 南山宗——道宣 相部宗——法勛 東塔宗——懷素 四分三宗之相違 非色非心法戒體論——相部宗 色法戒體論——東塔宗 心法種子戒體論——南山宗 化制二教

第七節 淨土宗 二九三
母實寂後之淨土教 道焯 善導 懷感 少康 遷才 慧日 難行易行二道 聖道淨土二門 正難二行 五種正行 正助二業 正定業 凡夫往生

第八節 禪宗 二九七
消信 弘忍 法融及其系統——牛頭禪 神秀之系統 慧能之系統 行思 慢讓 神會——荷澤宗 玄覺 舊忠

二 菩提宗之學統 二九九
杜順 智儼 法融 澄觀 宗密

(一)教義

法界緣起 四法界 十玄緣起無礙法門 六相圓融

(二)教判 第九節 密宗 三〇五
第五十宗

金剛智不空以前之密教 開元三大士 惠果 空海 金胎兩部 賴藏界十

二大院

金剛界九會

第四章 中國佛教之保守時代

第一節 五代之佛教

唐宋五代佛教之零落 吳越王之尊崇佛教 周世宗之毀滅佛教——一宗之危

第二節 宋代之佛教

太祖之與陸佛教 天台教興之復還 永明延壽 道信往西竺求法 聞天下

沙門入殿庭試三學 詔成都造金銀佛經 昭暉佛經——大藏刊本之最初
法天來汴京 太宗之與陸佛教 蘇度弟子十七萬人 造文殊普賢像 重修
五臺十寺鐵塔五寺 天息災施錢來汴京 建釋經院 講經儀式 天息災法
天祐建上新譯經 建印經院 還惟淨等十人送譯經院督梵學 詔黃率編修
宋高僧傳 省常結白蓮社 真宗之與陸佛教 四明知禮——中興天台宗

子璣 淨源 義天 宋四大家

第五 淨土宗

延壽 義懷 宗本 宗赜 建蓮華勝會 深厚 清了 本如——結白蓮社

元照 道宣 義和——唱華嚴圓融念佛法門 省常

第四節 元代之佛教

元代之樹侍佛教 海雲印闍 隆濟宗之隆盛 定喇嘛教為國教 豐思巴

統天下教門 制定蒙古文字 藏巴 沙羅巴 必圖納謹瑪 法光 增定發

思巴所制定之蒙古古文字 即西藏藏文為蒙古語 剛縣教之流弊 伽瑪真

世祖之與陸佛教 諸宗 天台宗 帶嚴宗 慈恩和宗 四分律宗

第五節 明代之佛教

太祖之與陸佛教 設僧官 保護喇嘛教 以故元喇嘛師炳迦巴喇卜為燈盞
佛寶國師 成祖之尊崇西僧 神宗之厭惡 則大藏經板 造石刻大藏經

孤山智圓 駱南方慧開黃龍揚岐二派 雲門宗之疎懶 長水子璣 晉水淨
源——小興寺尼宗 尤塔元照——中興律宗 徒宗之兼備教 南宋之佛
教 閻悟克勤 大慧宗杲 宏智正覺 涅山宗果

第三節 善禪

三二九

一 禪宗

禪宗五家之確立 百丈懷海始起禪利定清規 開濟義玄說四科簡

洞山良

价昭五位 默照禪 看話禪

二 天台宗

山家山外之爭 真心觀 妙心觀 式運隨緣機之論取 山家山外教理上之異點

三 律宗

道宣 省躬 玄暢 尤塔 元豐

四 密教宗

真言密教與藏傳密教之關係 藏傳密教之歷史 藏傳密教之傳播
不傳外教及文書禁足傳教
六傳人不出藏密教而藏教傳出之原因 藏傳密教之傳播
中印密教之傳播
中印密教之傳播

弘柏達摩初方朋達經 穀達株宏——明末佛教界之巨擘 慈山覺清 靈峯
智旭——代表明代佛教思想最後之學者 法相宗之餘波
第六節 清代之佛教

三五〇

清代之保謹喇嘛教順治雍正二帝之參禪 編刊藏經——龍藏 翻譯全藏
經為漢語 編輯滿漢蒙古西番四譯合璧之經咒 清代之禁約佛道二教諸宗 涅濟宗 三藏派之波羅 五宗原 闡安教 五宗教 漢藏辨異錄
曹洞宗 布嚴宗 慈雲續法——清初佛教有數之著作家 天台宗 淨土

宗 實質 蘇曉 彭紹升

之聖人，不出道家者流無爲而治之理想。與佛爲宗教上之聖人，超然於政治之外，自行化他者，又迥不相伴也。此外，又有以下數說。

其一爲秦始皇時室利防等齋佛經來說，出朱士行經錄。佛祖統記（宋志磐撰）引用之。其說如

山東泰山之聖人，據說心懷聖經，願到山脈山峯修道，才得遇見。

二 天官寺……
貴臣……
僧徒……

種姓三聖之聖人，百丈財施，出法華經疏。

三 麗水寺……
天官寺……
貴臣……
僧徒……

聖三聖之聖人，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人，齋佛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

燒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歷代三寶紀第一）

四 龍溪寺……
大慧寺……
聖賢寺……
濟山寺……

五 小乘聖人，方澤天國……中興寺……
龍溪寺……濟山寺……南宗寺……

六 梅山雙圓……
蓮池次第圓……
華嚴寺……
華嚴寺……
具率寺……
智本寺……

其二爲霍去病討匈奴獲金人說，出魏晉書老志。其說如下：

秦始皇四年，西城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齋佛經來化。帝以其異俗，因之。夜有丈六金剛破戶出之。帝驚怖，稽首稱謝，以厚禮遣出境。（佛祖統記第三十四）

歷代三寶紀（隋煬長房譜）亦載此說。但室利防作釋利防。其說如下：

又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齋佛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燒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歷代三寶紀第一）

三寶紀雖未明言其說所本，似與統記同出一源。然所謂朱士行經錄者，後世之僞作，亦未足據爲信史也。

中國佛教史

第一章 中國佛教之肇始時代

新門 第一節 東漢時代之佛教

本風之——
一 漢明帝以前之佛教東來說

關於佛教東來中國之始，有種種異說。而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十七年）遣使西城訪求

佛道一說，最爲佛家所公認，千數百年來，殆成定論。然相傳永平以前，已有佛教東來之史跡。如唐道

宣於所撰《廣弘明集》正篇第一之一，引用《列子·仲尼第四》之西方聖人說——「丘聞西方有

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萬物乎人無能名焉。」——謂「謹斯以言，孔子深知

佛爲大型。」似孔子已知有佛，并知佛之教化矣。然列子一書，歷經學者研究，（如宋濂、褚子、辨胡應鵠、四郎正誠、姚際復古今偶考等。）斷爲魏晉間僞作，未足據爲信史。且所謂西方聖者，爲政治上

第一 一 漢明帝以前之佛教東來說

第一章 中國佛教之肇始時代

三

司馬遷曰：別異同，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家之義。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嘗紀。案漢武元狩中，遣雷去病討匈奴，至驛關，過居延，斬首大獲。晁卿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半長丈餘，不然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魏晉志第二十釋老子）

其三爲張騫聞有浮屠之教說，同出魏晉釋老志。釋老志於前說後續云：

及開西城，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同上）

其四爲劉向校書天祿見有佛經說，亦出佛祖統記。其說如下：

鴻臚（漢成帝年號）二年，光祿大夫劉向，授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向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編尋太史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迄至於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檢定虛實，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佛祖統記第三十五）

歷代三寶紀，亦載此說。然統記又云：

洪興祖有云：梁（劉）孝隱注《世說》新語，引列仙傳序言，七十四人，已見佛經。今書肆板行

者，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經。蓋是道流擅改之耳。然天祿有佛經，此語可證。（同上）其五爲月氏（又作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說出魏略西戎傳（見三國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及魏書老志。其說如下：

袁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魏略作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魏書志第二十釋老十）

以上數說中，雖間有一二說可視為永平以前佛教已東來中國之證跡。然此數說俱爲斷片之史料，除其本身孤證外，無他可徵文獻，足助證明。即爲實說，亦斷篇零簡，與後此整個之中國佛教，無若何關聯，不妨存而不論。其最有歷史上之根據者，爲楚王英爲浮屠齋戒祭祀說，出後漢書。其說如下：

英少時好游俠，交遊賓客，晚節更慕黃老學，喜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永平），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獄。英遣節中令奉黃絹白紈三十四頭相圖曰：「託在善補，遇惡累贖。歡喜大恩，奉送繩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願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萬塞門之盛饋。』」（後漢書光武十列傳楚王英傳）

此上二說，祇概說明帝或夢遣使問佛道法事，而未明記其年代，亦無勝蘭隨漢使東來之說。至西域傳「楚王英始信其術」一語，似英之爲浮屠齋戒祭祀，實在明帝求法之後。如資治通鑑述明帝詔報楚王英奉繩帛歸罪後續云：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資治通鑑漢紀三十七顯宗孝明皇帝下）

即據後漢書并據後漢紀，緒互而明記佛教東來之年代爲永平十年者，佛祖統記而佛家一般所採用者，即此。其說如下：

七年，帝夢金人丈六，項佩日光，飛行殿庭。且問羣臣，莫能對。太史傅毅進曰：「臣聞周昭之時，西方有聖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道十八人，使西域，訪求佛道。十年，蔡愔等於中天竺大月氏，遇迦葉摩訶竺法闍，得佛偈像梵本六十萬言，藏以白馬，達羅

此說載於正史，且浮屠、伊窟、塞、乘、門等譯名，見於呂后。但不惟佛教之儀式（浮屠齋戒祭祀），已粗具規模，即翻譯事業，亦略具端倪矣。而其時則永平八年也。然佛家所公認爲佛教始入中國之年代者，永平十年說。

二

漢明帝遣使西域訪求佛道說

所謂永平十年說，略謂永平七年，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且以問羣臣。太史傅毅對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帝乃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道等十八人使西域，求之。十年，

惜等於大月氏國，遇沙門迦葉摩訶竺法闍二人，得佛像經卷，以白馬共還洛陽。帝爲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馬寺。是爲此土有沙門之始，亦爲此土有寺院之始。於是廢廢法闍譯出四十二章經。是亦此土譯經之始。關於此說之記載，有如左列：

陽城以沙門服謁見，館於鵝臘寺。
十一年，勃薩陽城西齋門外立白馬寺。摩訶竺譯四十二章經。藏梵本於閻臺石室，闡佛像於西陽城門及西廡壁上。（佛祖統記第三十五）

統記此說似根據歷代三寶紀。三寶紀既云：「至明帝世，永平七年，忽感神夢，覺已歎悅，命使西行。」復於明帝七年下註云：

是年帝夢金人，飛來殿庭……命使西行，尋求佛經。（歷代三寶紀第二）

又於明帝七年下註云：

使還，得迦葉摩訶竺法闍來，到雒陽，即翻四十二章經。以白馬取經來，即起白馬寺。（同上）

更於第四卷後漢錄之卷端云：

……孝武皇帝第四子莊繼立為孝明帝。至永平七年，夜夢金人身長丈六，項佩日輪飛空而至，光明赫奕，照於殿庭。且集羣臣，令占所夢。通人傅毅對云：「臣聞西方有神名佛，陛下所見，將必是乎？」帝以為然，欣成靈瑞，詔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博士王道等十四人，往天竺。於月

支國遇瞿曇，寫佛經四十二章。并獲其像以白馬還漢陽。因起伽藍，名白馬寺。塔州號立報白馬恩。……於即翻譯四十二章經，藏置闕石室閣內。（歷代三寶紀第四）

三寶紀此說不知所本。然道宣云：「房所撰者，瓦玉相器。得在繁富，未可憑准。」又智昇云：「房錄事實難圖。」則此說固未可盡信也。又有永平三年說出演頤宗開佛化法本傳，廣弘明集引用之，其說如下：

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頂有日光。嘗已，問諸臣下，傳教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求佛像經像及僧二人。（廣弘明集第一）

又有永平七年說，出佛祖歷代通載。其說如下：

辛酉（永平四年），帝夢金人身長丈六，頂佩日輪，飛至殿庭。且集羣臣，令占所夢。通人博敏奏曰：臣按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平旦之時，暴風忽起，宮殿人舍，悉悉震動。夜有五色光氣，入首太微，燭於四方，並作青紅色。王問太史蘇山曰：是何祥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生焉。王曰：於天下何如？對曰：此時無他，後一千年，釋教被及此土。王使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

第四迦葉摩騰條下

右一經，後漢明帝世中，天竺國婆羅門沙門迦葉摩騰所譯。（大唐內典錄第一）

初其騰出四十二章經，廢卒闕自譯十地斷結經等四部。（開元釋教錄第一）

佛說四十二章經，後漢迦葉摩騰同竺法蘭譯。（本經經題）

時蘇愬既至彼國（中天竺），闍與摩騰共契游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徒留闍，闍乃間行而至。

既達鶻陽，與摩騰止。少時便著漢情，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十地斷結、佛本生、法華經、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高僧傳第一）

竺法蘭關於即便譯四十二章經。（大唐內典錄第一）

竺法蘭關於即便譯四十二章經。有云摩騰於月支譯寫此經，有云摩騰於白馬寺翻出，有云法蘭在闕臺第十四間中，其經今傳於世。又高僧傳譯經上竺法蘭二云：「初城在闕臺石室第十四間中。」然此不足為此經爲作有力之反證也。又歷代三寶紀本經條下云：「唐錄云：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師，攝要引俗，似此孝經一十八章。」開元釋教錄亦有「且攝經要以導時俗」等語，亦足證明此經非自梵本譯出，故有謂佛教東漸實以神農皇帝元豐元年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爲最初。

佛教自月氏方而漸次流布民間，而如四十二章經，實後世之爲作，而爲作年代，在道安（東晉）以後，僧祐（齊梁間）以前，以安鎬闡此經，而三藏記則記載竺法蘭譯寫此經始末，且有古經現在所載四十二章經序等說。其所至地，有天竺、月氏等說。其使者所爲，有問其道術，圖其形像說，有奉迎迦葉摩騰、竺法蘭而歸於洛說，有寫得佛經并獲其像說，異說紛糾莫一。是漢明是否有求法一事，屬闕，是否實有其人，遂成疑案。即漢使西上屢闕東來之說，非僞，其譯出四十二章經一說，是否屬實亦待稽考。茲撮錄關於譯出此經之典據如下：

始於月支國遇沙門竺法蘭，譯寫此經，還洛陽。（出三藏記集第二）

永平年隨送蔡愔，至自洛邑，於白馬寺翻出此經。依錄而編，即是漢地經之祖也。（歷代三寶紀）

此書此經性質最明瞭，蓋並非根據梵文原本比照翻譯，當攝取梵經精要，摹仿此士孝經老子。

別撰成篇。質言之，則乃撰本而非譯本也。然則誰實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體衡之，則其撰人應具有下列三條件：（一）在大乘經典輸入以後，而其人頗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莊之學，懷抱調和釋道思想者。（三）文學優美者。故其人不能於漢代譯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國兩晉著作家中求之。

要之，此書必為中國人作，而非譯自印度。作者必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過吳，最晚不過東晉。而其與漢明無關係，則可斷言也。佛學研究十八篇四十二章經辨僞）

三 漢末西域譯經師之相繼東來

實際上，中國佛教史，至少亦中國佛教經典翻譯史，始於水平十年後約八九十年東漢末桓帝二年時。

桓帝，西城之譯經師，相繼東來中國，廣事宣譯。而安世（通釋世高其字也）支曇迦羅（亦直

云支曇）竺佛朔（亦作竺那佛、支曇，尤著。

安世，安息國（安息當今波斯地）之王子也。出家修道，博採經論，尤精阿毘曇學，兼通藏經。既而

高僧傳稱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道安道行經序，稱其「敬順聖言，了不加飾」。即直譯也。但佛

廟所執梵本，品數缺而不完，後支曇得梵本，更譯之。又以光和二年十月，於洛陽，與支曇共譯出般舟

三昧經（出三藏記集第二第七第十三高僧傳第一歷代三寶紀第二第四）。

此外靈獻二帝間，有安息優婆塞（清信士）安玄、沙門支曇、康巨、康孟詳等譯經師東來。安玄與沙

門嚴佛，共譯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問答受譯又自撰沙彌十經，亦傳於世。支曇譯出成具光明

經。康巨譯出地藏經。康孟詳與曇果竺大力，共譯出中本起經及修行本起經（出三藏記集第三十五高僧傳第一）。

漢末佛教稱盛，譯事而外，法事漸興。桓帝尤好佛教，於宮中鑄黃金佛像，身奉祀之。桓帝九年裏措

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初來洛陽。至平末，即通習華言於皇官譯衆經，改梵本為漢語，以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四年二十餘年間，譯出安息守慧、持一人、小十二門、道地人、本欲生、阿毘曇五法、四諦、十二因緣、法輪、八正道、神行法、想等諸經。初，外國三藏衆，漢遜經要，為二十七章。世高乃剖析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道地經也。高僧傳稱其所出經驗，義理明晰，文字尤正，辨而不

華，質而不妙。又云：「先後傳譯，多致譯體。唯高所出，為羣譯之首。」高於洛陽實譯事畢，值靈帝末，

關中擾亂，乃振錫江南。一說，南方佛教，始於此時。就出三藏記集所揭曉目觀之，高所傳譯之經典，多屬小乘，且以關於實際上之禪觀修行為多，罕涉理論。故世高者，小乘之學者，又小乘禪觀之行者也。如道安般若經序云：「昔滅世之末，有安世高者，博聞稽古，特專阿毘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出三藏記集第二第六第十三高僧傳第一歷代三寶紀第二）

支曇、月支（氏）國人，以漢桓帝末來洛陽，於靈帝和中平明，譯出般若品、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等諸經。又月支、阿闍佛國、寶信等般若、方等、俱曇諸部經，道安云似譯所出。高僧傳稱：「凡此諸經，皆得本旨，不加飾。」識與世高異，其所傳譯之經典，多屬大乘。大乘經典之傳譯，當以曇為嚆矢。

等四部經。一般以現存之無量壽經爲僧譯譯。(高僧傳第一歷代三寶紀第五)又有沙門帛延以
魏甘露中來洛陽於白馬寺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然一般以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爲

支譯譯。(高僧傳第一)

自漢以來教流中原不遠江表洎清信士支謙入吳地始染大法謙安世高支謙以後之譯師大師

也。謙有弟子支亮亮有弟子支譯基爲三支當時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歷代三寶紀)謙字惠明一名越本曰支人祖父法度以演皇帝世輩國人數百歸化謙生於中國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藝術多所經習遺學異書傳遍六國言謂其人細是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

黃形體雖細是智張」歎未滅室大亂避地於吳吳主孫權聞其博學有才器即召見之拜爲博士謙既大於羅行而經多梵語未盡翻譯之矣於是廣收衆經舊本譯爲漢書自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

凡三十餘年間譯出大明度經維摩經阿彌陀經本乘經等大般泥洹經瑞應本起經義足經等大小乘經約三十部計皆文雅曲得變義又依無量壽經及中本起經翻譯菩薩句梵明三奧并注解自譯之了本生死經等。譯譯中現存之主要經典維摩經大明度無量壽經瑞應本起經大般泥洹

梵書正本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懷(即法曉)等十人送至洛陽九年後元康元年善梵漢譜之

河南清信士竺叔蘭與釋古多學之于闐沙門無羅叉(放光經記稱無羅叉執梵本竺叔蘭口傳說太玄周玄明筆受)於陳留倉垣之水南寺共譯出之稱爲放光般若士行後於于闐年八十而卒是

爲此土沙門西行求法之始至太安二年沙門竺法寂於倉垣之水北寺檢取現品五部並梵本與竺叔蘭更共考校書寫之迄永安元年(永興之誤)始爲定本竺叔蘭後於洛陽自出異維摩詣經首楞嚴經其本並闡(出三藏記集第二第七第十三高僧傳第四)

第三節 西晉時代之佛教

西晉時代之佛教唯愛譯經與其主要之譯經師則竺法護也。

竺法護者中國佛教肇始時代是後之譯經大師其傳譯之盛於鳩摩羅什以制實爲第一法護者梵語曼陀羅利之譯又作曼陀羅經。其先月氏國人本姓支氏世居燭陰八歲從外國沙門竺高座出家遂稱竺姓(當時沙門多隨師稱姓)隨其師遍遊西域諸國遍曉三十六國之音語文字。西晉泰

經也。大明度無量壽經小品般若經之異譯而已由支謙譯出爲道行般若經謙更努力試譯之且行文補深去原文之冗長。維摩經依出三藏記集闡扶不傳然開元釋教錄列入現存本中而檢閱大

藏中竺支譯譯之維摩經則此經雖元爲譯譯而後竺法護加筆修正之者也。大般泥洹經者小乘部之涅槃經非大乘部屬(出三藏記集第二第十三高僧傳第一康僧會附開元釋教錄第二)其後

廿六年(一作四年)沙門康僧會來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僧會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移於交趾時吳國初見沙門疑其異種。權聞之即召僧會詣問佛有何靈驗。有僧會深嘵靜慮燒香禮請成得舍利之說。權遂爲建塔寺以吳地始有佛寺號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興僧會於建初寺譯出六度集經、吳品等。又註釋安般守意法鏡、內等三經并別經序(出三藏記集第二第六第十三高僧傳第一歷代三寶紀第五)

支謙僧會之註釋者莊鑑之始然譯經之始朱士行也。朱士行(時存俗姓)瀕川人出家後以大法爲己任專究經典嘗於洛陽講竺佛胡譯進行經即小品之舊本。覺文句簡略意義未周。每訛此經爲大乘之要典而譯理不盡。尋求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自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閻吳寫得般若之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其承諾旨執筆詳授弟子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棲鳳操知名當世(出三藏記集第二第七第八第十三高僧傳第一第四開元釋教錄第二)

惠帝時有尼達字法祖河南人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宗黨幾且千人。嘗譯惟謙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釋首楞嚴經又有別譯數部小經。還世授徒名錄罕存。祖每與道士王浮爭邪正王

浮屠，乃作老子化胡經，以隱跡佛法。祖弟法祚深洞佛理，註放光般若經，作顯宗論。高僧傳第一
較俗法祖少後，西域高座沙門帛尸梨密多羅於懷帝永嘉年中東來，止建康廬初寺。初江東未有咒
法，密譯出大孔雀王神咒經、孔雀王雜神咒經，是為密教聖典譯出之最初。（出三藏記集第二第十一
三高僧傳附一）

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為應事佛與否？又……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遊役，
多非其人，可科罰詳職。其著作郎王度，奏謂佛是外國之神，非諸帝所應祠奉，並請禁百姓卿士下達庶隸事佛。如高僧傳載
度所奏云：

……佛出西城，外國之神……非天子諸帝所應祠奉。往漢明成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城人得立
寺都邑……其國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稍前軌。……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
拜。……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

朝士多同度所奏，然度以度故，自謂出自邊戎，佛是戎神，正所應奉。並聽百姓事佛。如晉書載虎詔書
云：

朕出自邊戎，悉君諸夏。至於娶祀，聽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祭奉。其勇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
之。

捨妙解深經，並通世論，其講說止標宗致，使始末文實昭然可了。慕其德望而追隨受業者，常數百人。

第二章 中國佛教之進展時代

第一節 東晉時代之佛教

一 佛圖澄

竺佛圖、須菩提等數十名僧，並自天然、康居、涉流沙、謂博受訓，謂後門徒，幾且一萬，就中釋達安、竺法、竺法和、竺法雅、竺法竺、竺法竺、竺法竺等，其知名者也，而道安尤著。

二 道安

道安，常山扶柳人，十二歲出家，受具足戒後，至鄴城之寺，師事佛圖。當時已聞四國更遊學諸方，
備求經律，後遊隱隱於澗澤，聽竺法深之弟子竺法濟及支鑑，講陰持入經，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
法汰，共隱於飛龍山。時葛遊康僧淵之弟子僧先及道隆，已先在彼山後隱，因共披文屬思，新懷尤多。
轉建寺塔，開講筵，徒衆數百，常宣法化。後趙石氏滅後，關中擾亂，乃率徒衆轉徙，南投襄陽，行至新
野，為廣布教法，分張徒衆，令法汰、諸揚州法和入蜀，自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共入襄陽，止於白馬
寺，復宣法法。法汰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應弘教東南，江湖道病，此為相望矣。」乃與弟子
慧遠等二等，沿江東下，寄於荊州，令慧遠篤道恒之心無誤。後入郢郡，止於瓦官寺。簡文帝深相崇敬，
常詣其處，與之談論，盡得其意。每見其形神異貌，以道術成化之，為二石所宗信。雖不能盡用其言，往往少回其殘忍。
之智。澄造化既行，凡多奉佛，相貌出家，真僧行持，多生憇過。石虎下書，問百姓得事佛與否，如下：

寺。襄陽高士習鑿齒，聞安至止，即往修道，自稱「四海習鑿齒」。安答以「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對。安在襄陽十五年，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孝武帝飲其風德，遣使通問。與安同時之大德，有竺僧朗，住襄山西北之一巖，金堯谷、嵐山中，戒德甚高，為時人所敬。從學者百有餘人。後南秦

苻堅，苻丕攻陷襄陽，得安及竺僧朗，送至長安。苻堅喜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智鑿齒半人也。」安既入關中，住五塔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安每與弟子法遇等八人，於蒲萄前立誓願，願生兜率。又常與法和、共奉正所謂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陀等（跋陀譯出拂沙、婆須蜜集、僧伽羅利集），贈提婆出增一阿含經中阿含經。問婆提出阿毘曇八犍度」之譯事。又嘗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思共講析，每勸致羅什。什亦遠聞安風，謂之東方聖人。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有乖謬，致使深義闕沒。每至講說，皆唯敷其大意，而後備文轉讀。至於此土，師解則稱為傳讀。（高僧傳第十三）而已。安乃倡標般若進行，密述安般諸經注解，啓發幽微，經義克明，實自安始。他若宿注釋經論，立序、正疏、通三分，又於經初置經題，皆始於安。

又創著經錄，總集自漢魏迄晉，衆經名目，表其時代與譯人名曰綜理衆經目錄。於諸經錄中，為最

慧遠，廈門懷炳人，博極羣書，尤擅周易莊老。二十一歲與弟慧持，共入道安門，聽安講般若經而悅之，遂與慧持出家為其弟子。既入道，精思飄持，同學叢賢，每給以燈燭之費。通無生滅相之玄，般若中道之妙，即色空無之秘。緣門寂觀之要，安常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入襄陽，法汰東

下遇疾，安遣達往問之。乃與慧持共破道恒之心無義，及安入關，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將之遷浮，抵薄浪，見廬山，愛其幽靜，處於山陰。時同學慧永居此山之西林寺，為請於江州刺史桓伊，更頽精舍，仍石基基，即松戴，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即歷史上有名之東林寺是也。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江南始興禪法。身心清信之士，紛然集其數達百二十三人。若彭城劉道民、廈門周續之、新蔡舉顥之、南陽宗炳，並樂世榮，依遠遊止。遠乃於孝武帝太元十五年，與同志諸賢，共結白蓮社，同修淨土之業。於無量壽像前立誓，共期西方。是為淨土法門流行之始。遠自卜居廬山，三十餘年間，未嘗出山一步。

古者，又為最可賴者。其書久佚，然現存僧祐編之出三藏記集中所收經錄，即繼承補足。安之綜理錄者，故除去其增補之部分，不難見安錄之大概。

又安之去襄陽入關中也，見當時沙門多隨師姓，以爲師莫如佛，故沙門應以釋爲氏。及增資阿含經至果云：「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遂爲佛教之式。

安又制定僧尼執範，爲三例。一、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布薩差使悔過法。安以性空爲宗，唱本無說。如中觀論疏云：「釋迦明本無空，謂無在萬化之前，空爲衆形之始。」又云：「安公明本無者，一切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無。」是即空無相之法門，出自般若，實爲羅什論法門之先驅。安於合放光光讚隨體解序，以般若波羅蜜爲無上正真道之根本。謂正者等也，等道有三義：一法身，二如三真際。故般若經以爲始，以法身爲宗。如者爾也，本末等爾。法身者，一也，常淨也。眞際者，無所著，泊然不動，離言離象。故無所有是法之真，此本無說所從出也。

又於此土弘通淨土法門，亦以安爲其嚆矢。安著有淨土論六卷（今不傳），後其弟子慧遠，於廬山盛弘淨土法門，當即承此。

晉命弟子法耶、法領等遠尋衆經，於于闐獲佛嚴經梵本，得以傳譯。遠每達西城三邊，懷想懶訪，聞釋什至關中，即遣書問好。復載書諸所疑義數十條，什一一開答。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今稱大乘大義章，又云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即錄其問答者也。後佛駁跋陀羅，爲羅什門下，指出長安，來廬山，遙請譯出達摩多羅禪經等。又於長安及洛陽從事譯經之罽賓沙門僧伽提婆，以太元十六年來廬山應請，重譯阿毘曇心論及三法度論。初罽賓弗若多羅，於長安翻出十師俱處本翻譯未竟，而多羅寂。遠據摩流支入秦，乃致書祈請，更出餘分。

遠著有法性論沙門不敬王者論等文，及時序銘讚，凡十卷，號廬山集。此外有大智度論抄。遠承道安火傳而不息。夫然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爭，有無交歸矣。」（大智論抄序）初大涅槃經未翻，此土未有泥洹（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遠。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發揚涅槃常住義。其要有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歎爲圓與理合。又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乃抄略其要文，撰爲大智論要略二十卷，序致潤雅。

先是成帝咸康六年，庾冰以元舅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奏：「不應致敬。同異粉然，三上冰牘，遠寢至陳安中，桓玄欲重申庾冰之議，令沙門監敬王者。乃與遠書，令詳論不敬之意，以釋所疑。遠答其書，略云：『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禮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得書，卽緩其事。遠復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劇陳所以不拜之意，辭理精妙。玄竟感悟，遂不果行。

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爲當代物望所宗。外國衆僧，亦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故廬山之東林寺爲兩地佛敎之中心，殆與長安之道遜園中分天下。義熙十二年八月，病篤，其徒請飲散酒，不許。請飲米汁，亦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爲藥，懶倦，令左右檢律得欵與否，尋未半晏然而寂。年八十三。（高僧傳第六）

佛祖統記第三十六，佛歷代通載第七第八，出三藏記集解第十一。

四 鳩摩羅什

中國佛教，由鳩摩羅什而面目一新。鳩摩羅什，始有良好之禪本系統之敎義，佛典漢譯之泰斗。

前有羅什，後有玄奘。首舊譯者，必稱羅什。新譯者，必推玄奘。然奘譯之卷帙，雖富於什，而什譯之範圍，則廣於奘。印度大乘，無過二宗，一則中觀，一則瑜伽。什所弘者，中觀法門，而奘所弘，則瑜伽法門。

九月，苻堅遣呂光、姜飛二將，伐龜茲及烏耆諸國。光遠破龜茲，殺龜茲王白純，立純弟聰王女及羅什而還。光回軍至涼州，聞苻氏已滅，遂自立，稱涼王。什見禱於涼，凡十八年，謂其經法無所宣化。後秦弘始三年，姚興遣將討呂堅，降之，因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造長安，常道安寂後十六年，慧遠八十歲，與侍以國師之禮，甚加優遇。自大法東被，沙歷史，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什既至止，遂請入西明閣及逍遙閣，譯出衆經。使沙門僧肇等八百餘人，歸受真譯。四年，譯出坐禪三昧經、阿彌陀經等。五年四月，更令譯大品般若經。什手持梵本，口自傳譯，與親執舊經，以相讐校。興除宿舊義，奉沙門僧粲、僧遷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然後宣之。至六年四月，譯訖。王公以下，慶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出衆經。七年十二月，譯出大智度論。八年五月，譯出新法華經（妙法蓮華經）。其次，譯出斯維摩詣經（雜摩詣所問經）。十年四月，譯出小品經（小品般若經）。其餘，傳譯金剛般若、十住、思益、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成實論等，約三十五部。此外有自著實相論及權諦經注各一部。並闡鵠禪源，發揮幽致。如法華經、阿彌陀經之文句，殆如音樂章句，與風文不悖，而文字典雅。於時四方義學沙門，畢第次第增達三千人。就中道生、僧肇、道觀、僧叡、道恒、僧贊、道觀、僧叡、僧叡、僧贊、稱什門八俊。又生、肇、叡、叡、贊、惠嚴、稱什門八俊。又生、肇、叡、叡、贊、惠嚴、稱什門八俊。又生、肇、叡、叡、贊、惠嚴、稱什門八俊。又生、肇、叡、叡、贊、惠嚴、稱什門八俊。又生、肇、叡、叡、贊、惠嚴、稱什門八俊。又生、肇、叡、叡、贊、惠嚴、稱什門八俊。

二 鮑子，實中分中國佛教史之天下者也。

鳩摩羅什，具云鳩摩羅什。或云什，譯云雀舌。其先天竺人，父名鳩摩羅炎，其家世世爲國相。鳩摩羅延，聰明有慤節，辭相位出家，去而東度，忍茹之國，聞而甚歎慕之，謂爲國師，以其妹者娶妻之，遂生什。所謂鳩摩羅什，即合取父母兩稱爲兒一名者也。什年七歲，隨母出家，學毘舍離。九年，隨母渡辛頭河（印度河），入罽賓，號名懷法師。駁頭達多，學難藏，中阿含、長阿含等十二藏，與母共圓頴慧。尋至跋耆，習禪阿毘毘六足諸論及增一阿含。又博覽四園陀五百論，論外道經書、陰陽之什門四聖，加聲影、慈嚴、慧劍、憒諫、道常（頂）、道際、謂之什門十哲。各有著述。僧叡常隨什傳寫，什每爲說論，西方辭體音，「天竺國俗，甚重文復，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說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詠爲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說梵爲秦，失其舊韻，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嘲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噁惡也。」什嘗作偈十偈，附法和。其二云：「心山育明德，流蕙萬山廷。哀鸞鳴孤桐，淸響徹九天。」什雅好大乘，志存敷演。常自謂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毘，非過勝比。今此棄地，深識者寡。因懷然而止。唯爲燒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又對慧遠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一一回答，道鳩摩羅什法師大義三卷。什爲人神明微徹，岸出羣賢，篤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修日無倦怠。弘始十一年（四〇九），寂於長安大寺，年七十。

當時長安僧尼，以萬數，頗多煊澨。姚興以道學爲僧正，又以僧迦、福慧爲悅衆，以法欽、慧斌爲僧錄，以政僧事。

佛教東漸以來，唯譯之業爲盛，未弘通之。至東晉時代，先有道安、慧遠，發弘教之緼緝。及羅什，始弘通之。而羅什所最用力，而躬弘通之法門，則龍樹之空宗即三論宗是也。當羅什入關以前，般若學多，亦來龜茲。爲其說一乘妙義，乃入大乘。什既道流西域諸國，東土亦聞其名聲。前秦建元十八年